

DOI:10.13276/j.issn.1674-8913.2016.02.011

隐喻网络编织中医理论体系 ——基于《黄帝内经》多元隐喻系统的综合 考察

刘宇红¹, 石 勇^{1,2}

(¹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²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4100)

Weaving of metaphor-sets on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multiple metaphorical system of *Huang Di Nei Jing*

LIU Yu-Hong¹, SHI Yong^{1,2}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²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hree Ge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00, China

[Abstract] Metaphor thinking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interrelated and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metaphor-sets, which weave a multiple metaphorical system of TCM by means of theorization and guidance. Ontological metaphor can basically theorize TCM, but it proves difficult to justify itself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plicated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dition of human being, further, it leads to argumentative flaw and inconsistency in reasoning. Considering the partial deficiency of ontological metaphor, process metaphor is proposed to interpret Yin-yang theory and Five-agent theory and provide a powerful theoretical backup to justify the unreliability of pseudo-scientific concept of TCM.

[Keywords] ontological metaphor; process metaphor; Yin-yang and Five-agent theory; metaphor-sets

【摘要】 中医隐喻思维具有多元性特征, 体现为两大隐喻网络之间的彼此勾连, 纵横交错, 构建中医理论体系, 指导中医辨证施治, 共同编织一个多元化中医隐喻网络。实体隐喻能够基本构建中医理论体系, 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生理病理问题时存在思维缺陷, 难以自圆其说, 使中医理论陷入窘境。本文提出过程隐喻理论以弥补实体隐喻之不足, 以全新的方式解释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医话语, 以期为中医摆脱“伪科学”指控提供语言学理论支持。

【关键词】 实体隐喻; 过程隐喻; 阴阳五行; 隐喻网络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

隐喻网络指语者在一个语篇里不断使用有关联的隐喻, 构成一个隐喻集或隐喻链^[1]。《黄帝内经》(以下称《内经》)隐喻系统的多元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大隐喻网络的“经纬编织”, 一个是基

于实体本位的实体隐喻链, 结合《内经》中首提的“天人相应”思想, 对接中医阴阳五行思维逻辑, 将人体与自然取象比类, 获取对人体生理病理本质的趋向性认识。另一个是基于过程本位的过程隐喻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13YJA740038)

通讯作者: 石 勇. Tel:15380403940 Email:tomstoneshiyong@sina.com

作者简介: 刘宇红.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 Tel:15151873276 Email:823078116@qq.com

链，以五行和阴阳的动态性为出发点，用图式化的生克过程和阴阳变化阐释脏腑间的生克关系和人体阴阳盛衰。实体隐喻和过程隐喻两大隐喻集彼此兼容，互相弥补，运用基于取象比类的隐喻性思维，打通阴阳五行与人体结构特征、病机病理、治疗养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将千变万化的自然百态与抽象神秘的命理活动互参同纪，建构系统化的概念结构体系。

1 取象比类思维方式

取象比类源自《周易·系辞传》演绎万物的基本操作范式。《内经》借用取象比类思维方式，视其为建构中医理论的核心方法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宣明五气》和《素问·示从容论》中有细致描述。取象比类的实质是通过比喻寻找在逻辑关系上相距较远、在性质上差别很大的两种事物，这二者间很少的一点共性，恰好是人们要说明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2]，这与概念隐喻理论跨域映射异曲同工。Lakoff等^[3]将概念隐喻的本质界定为“通过另一类事物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或“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二者均是心智层面的概念加工，涉及两种不同“象”之间的碰撞，体现为比较、类推、联想基础之上知识传递的过程。在《内经》天人相应视阈下，天、地、人受同一规律支配，人们便从直观的自然世界中提取概念、知识、范畴，用于描摹、认知复杂抽象的人体结构、病理病机，并获取知识，指导养生。中医理论的论证逻辑是基于取象比类的隐喻性思维。对中医话语的研究应该围绕基于取象比类的隐喻性思维展开，通过揭示话语背后的隐喻性心智操作，实现揭示中医话语本质的目的。

2 实体隐喻链编织中医理论体系

实体隐喻的本质是实体间的比较。中国传统修辞学中的“本体”和“喻体”，Richards的“tenor”和“vehicle”指的是外在实体，Lakoff等^[3]的“target domain”和“source domain”指的是内在实体。按照实体隐喻思维，中医学以自然物质实体为直接依据，通过实体隐喻映射搭建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系统和自然物质之间的心理通道，从而构建系统化的中医理论体系。实体隐喻链紧紧围绕“人体是自然”母隐喻展开，派生出一系列子隐喻系统，对接以阴阳五行为背景的知识体系，涵盖人体生理结构、病理病机、治疗

养生这三大中医学研究主题。

2.1 生理结构：人体结构对应自然结构

在阴阳五行语境之下，实体隐喻思维把“人”与“自然”两大概念域置于医学高度，借助自然中的阴阳五行概念认识人体阴阳结构和脏腑结构。一方面，将自然域中的“阴”和“阳”两个位素映射到人体结构中，形成人体阴阳，并利用自然阴阳属性和对立统一关系阐释人体复杂生命活动，传递了阴阳本体论思想，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另一方面，以“五”为基数，以概括化的五种物理性和功能性特征作为始源域，广泛取象比类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庞大的“五X”配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的藏象理论。《素问·金匱真言论篇》对此有非常形象的描述。

2.2 病机病理：体象变化对应物象变化

在病因方面，体现为“人体遭遇邪气伤害对应自然遭遇异常气候”、“人体内因引起疾病对应自然遭受人祸”，如《灵枢·百病始生篇》所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在病理方面，体现为“自然不和谐对应人体不协调”，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阳胜负关系说明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机制，《灵枢·岁露论》从月亮盈亏、潮汐涨落等自然现象来类比人的形体气血盛衰与抗病强弱。在诊断方面，以“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为总纲，通过实体隐喻映射将阴阳属性与多个概念域相互参照，将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的具体表征归于阴阳范畴，如寒、虚、暗属阴，热、实、明为阳等。亦在四时、疾病、脏腑、体表特征之间取象比类，如《素问·金匱真言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肋……”

2.3 治疗养生：人与天地同纪

中医治疗养生将“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作为基本原则，协调人体脏腑阴阳，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阴阳五行协调平衡是实体隐喻知识映射的主要内容，在治疗过程中调阴阳，补不足，泻有余，恢复机体的阴阳平衡；施治方法中的滋水涵木，益火补土，培土生金，助金生水，抑木扶土，培土制水，佐金平木等等，体现了实体隐喻的关系映射。

3 实体隐喻的缺失

实体隐喻借助取象比类思维方式编织中医理论体系是通过自然中的阴阳五行概念域向人体结构中阴阳脏腑概念域的位素映射、关系映射、特征映射和知识映射来实现的。这样做看似完美，却存在诸多的理论缺陷。

3.1 对阴阳学说解释力的部分失效

3.1.1 阴阳归属矛盾冲突 譬如以内外论阴阳和以上下论阴阳存在冲突。就“足”而言，《素问·阳明脉解篇》说：“四支者，诸阳之本也。”认为四肢都属阳。而《灵枢·阴阳系日月》又说：“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足在下则称为阴。这种阴阳配属矛盾，挑战了实体隐喻位素映射和属性映射的统一性。

3.1.2 对阴阳变化解释力的缺失 阴阳学说中的一些具体概念如阴虚、阳亢等具体指的是什么？阴阳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这些无法从实体隐喻属性和关系映射中得到揭示。

3.1.3 《内经》“尚阳”思想 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专论阳气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说明阴阳并非处于平等地位，质疑了实体隐喻关系映射的客观性。

3.1.4 循环论思想 《内经》在谈及阴阳转化中谈到：“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动复则静，阳极反阴。”认为事物的变化只是阴阳之间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没有新质事物的出现。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论，实体隐喻的知识映射无法对此作出回答。

3.2 对五行学说解释力的部分失效

3.2.1 五行配伍矛盾冲突 《吕氏春秋》中的春配脾、夏配肺、秋配肝与《内经》存在差异，说明实体隐喻位素映射不具有惟一性。

3.2.2 对五行配伍的质疑 东汉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说：“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五材中的生克过程在五畜中不复存在，质疑了关系映射的客观性。

3.2.3 五行颠倒与生克可逆困境 清代陈士铎提出一系列“五行颠倒”关系^[4]，包括“生中有克”“克中有生”“不全生”“不全克”等。清代程芝田^[5]认为生克顺序是可逆的，即：“金能生水，又能克水，气滞则血凝也。水能生木，又能克木，水多则木腐也……”陈士铎和程芝田的说法违反同一律，

但却无法通过关系映射、属性映射和知识映射进行解释。

3.3 对中医理论的批判

从上述实体隐喻解释力的缺失可以得出如下两点推论：①中医理论本身有问题，所以不科学；②实体隐喻思维有问题，无法全面解释中医理论。

第一种观点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严复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认为中医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鲁迅将中医称为“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梁启超将中医描述为“阴阳五行的瞎猜”；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制造“漏列中医案”；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通过“废止中医”案；等等。时至今日，“否定中医”的声音仍甚嚣尘上，比如，中科院何祚庥院士“中医不科学”之说；张功耀^[6]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并发起废除中医的签名运动；方舟子^[7]把中医斥为“伪科学”。

上述中医理论批判以“科学”为参照系，否定中医的理论基础，而不是中医的疗效。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中医理论批判的本质是实体隐喻，换言之，实体隐喻思维对阴阳五行理论诸多方面解释力的缺失是导致中医陷入窘境的根源。本文认为第二点成立，即实体隐喻理论以及支撑实体隐喻的思维方式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中医，亟待提出新的隐喻理论以弥补实体隐喻的缺失，并全面充分地解释中医理论，从而证明第一点太绝对化了。

4 过程隐喻编织中医动态平衡

先从阴阳五行的本义谈起。《吕氏春秋·察今》认为，“氲”字意为“正在旋转团聚的雾气”。“易”意为“发散气体”，说明“阴阳”的本义取自于物质世界的本质——运动中的气体。五行之“行”参照《易经·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代表运动，即“动能”。实体隐喻编织中医理论体系是基于阴阳五行本身及其各子系统的属性和关系。过程隐喻则更加契合阴阳五行的本义，用过程本体取代阴阳五行本体，用系统间的语义角色变化说明位素间的转换关系，充分阐述阴阳五行的动态平衡过程。

4.1 两种隐喻的映射对比

中医把人看作是处于运动变化的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的可分的实体^[8]。过程隐喻观契合了中医的

这一特征，其映射规律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实体隐喻的位素是阴阳和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大子系统，而过程隐喻的位素是阴阳变化和五行生克。其次，实体隐喻的属性是对阴阳两种概念和五行各子系统属性的归纳，而过程隐喻的属性是阴阳渐进式变化（如日夜更替、四季轮回）和对五行生克的特征描述（如五材的物理性生克和五脏的功能性促进和抑制）。再次，实体隐喻的关系是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和五行生克关系，而过程隐喻的关系是阴阳变化过程中的量变质变（如阴阳消长转化）和生克系统的内部衔接（如肾水滋养肝木，肝木抑制脾土，从而实现肾水对脾土的制约）。最后，实体隐喻的知识是用阴阳本体论思想和“万有森罗，以五为度”的方式思考人体和疾病，而过程隐喻的知识是用阴阳渐进式变化和生克过程的动态平衡演绎宇宙变化规律。

4.2 过程隐喻弥补实体隐喻的缺失

4.2.1 过程本体观 过程隐喻把过程置于位素的地位，用阴阳变化和五行生克分别取代阴阳和五行的本体论地位，变化与生克都不受制于具体的物质。以“足”为代表的阴阳归属冲突可以被消解，因为过程隐喻关注的不是“足”是什么，而是“足”能怎么样的问题。同样，《吕氏春秋》提出的“春配脾”以及东汉王充的“水胜火，鼠何不逐马”的追问也可以化解。实体隐喻的知识映射由于“五行颠倒”和“生克互逆”而陷入困境，过程隐喻着眼于过程本身，无所谓“颠倒”和“互逆”，只有生克过程主体和客体的变化，所以对过程隐喻来说，“五行颠倒”和“生克互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预设了实体本位这一理论前提，即只有以实体为参照系，才有“颠倒”和“互逆”之说。

4.2.2 运动变化观 按照过程隐喻思维，阴阳学说中的一些具体概念如阴虚、阳亢都是阴阳渐进式变化的产物，阴阳任何一方的不足使制约对方的力量减弱，势必引起对方的偏盛，即阴虚则阳亢。阴阳交互的内在机制遵循量变质变规律：阴阳消长是一定限度之内的量变过程，阴阳转化则是消长发展到一定程度（物极阶段）的质变，无论是四季冷暖，还是逐日阴阳二气盛衰，都遵循阴阳消长的量变和物极必反更替的质变，进而开启了全新的量变和质变。因此，事物的变化并不是阴阳之间的周而复始的循环，阴阳转化也非循环论，而是以量变质变规律为指导的演进式动态平衡。此“平衡”是阴阳动态关系下的相对平衡，有异

于阴阳静态思维中的绝对“平等”。事实上，之所以认为《内经》有尚阳思想，乃是以将阴阳关系置于静态的绝对平等为前提。过程隐喻思维凸显阴阳整体性的此消彼长和相互转化，这样则无所谓阴阳孰轻孰重的争辩。

5 过程隐喻的合理性分析

5.1 深刻的经验基础

作为始源域的生克过程，意象图式源于人们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自身的体验和对许多自然现象的观察及感知。比如人从娘胎中出来即为“生”，这种母子关系是最直接的体验；水性灭火、火性熔金、金属伐木、木器掘土、筑土堰水，这些“相克”关系很容易被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发现和认识。

5.2 明确的词源学基础

英语界多把“五行”译为five elements，这种译法是错误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指出：“element一词从来不能充分表达‘行’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把“五行”译作five activities和five agents，美籍华裔哲学家陈荣捷在《中国哲学纲要与注释书目》中译作five actions或five operations或five agents，并称译作five agents为佳。activity/action/operation等词符合过程隐喻的定义，译作agent也体现过程隐喻，因为agent不仅体现“能生”和“能克”等语义角色，即现代语言学所称的“施事”，也包括“所生”和“所克”等语义角色，即现代语言学所称的“受事”。

5.3 具有包容性特征

过程隐喻以生克过程为基本位素，通过在不同范畴或概念域的映射，拓展了生克过程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生克过程不仅有五行物理性的生克，还有脏腑间的功能性促进与抑制，避免了“脏腑同在体内何以互克”的质疑，也避免了子系统间交叉描述所造成的循环论证；不仅有简单的二元生克关系，还有复杂的多系统生克过程，这有利于充分解释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世界以及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解释人体脏腑之间复杂的变化规律。

6 两大隐喻网络“共汇”中医

对于疾病治疗，实体隐喻将阴阳平衡视为知识映射的内容，《内经》提出一系列调阴阳至和的治疗

原则,如针对阴阳偏盛而采用的“损其有余”(《灵枢·邪客篇》)、“实则泻之”(《素问·三部九候论》)的原则。而在过程隐喻视域下,阴阳动态平衡被视为知识映射的内容,阴阳变化的此消彼长、互生互长关系决定不宜单纯地“损其有余”,而是兼顾对方的不足,实行以泻为主的泻补兼施,即损阴扶阳和泻阳益阴。

“一脏补泻”的施治方法体现为实体隐喻思维,即对五行生克过程中子系统的增强与减弱,关注的焦点是各个脏腑本身的功能特征。这可以作为治则之一,但不能成为惟一法则。与实体隐喻不同,过程隐喻把生克过程本身视为维持五行体系动态平衡的基本手段,并通过生克过程的推衍和悖逆将复杂的生克关系映射到中医领域,形成了针对病理病机、治法治则方面的隐喻性描述(见《素问·玉机真脏论》等篇章)。

比如,中医治疗咽喉疾病一般不采用养肺以生津润燥的方法,而更多采用培土生金之法。《素问·阴阳类论》中说:“咽喉干燥,病在土脾”。咽喉病的主要症状是咽喉干燥,这与津液相关。《素问·经脉别论》认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说明了津液产生的源泉在脾胃:若脾胃虚弱,精微难化,则津液无源,又脾虚散精无能,升清无权,津液不能上承咽喉,咽喉干燥乃生。《灵枢·营卫生会篇》又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气”。若脾虚生化乏源,而导致少精缺液,肺金不足,燥火上薰咽喉。所以,温补津液产生之源脾土的治疗方案是求咽喉干燥证治之本,属于基于过程隐喻的中医诊治方案。以实体为中心的治疗方式常常会导致“缺什么补什么”的孤立与盲目。与之相反,以系统内部多重生克关系为核心的施治方式更符合证治之本,更容易

维护五脏平衡。

7 结语

要充分而全面地阐释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实体隐喻思维显然存在局限,也正因为如此,使很多人认为中医理论牵强附会,甚至将其贴上“伪科学”的标签,这对中医学是不公平的评价。事实上,经过两千多年实践经验的沉淀,中医的疗效已然无可厚非。撇开疗效不论,中医的理论体系仍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总结,这需要有全新的隐喻思维方式进行诠释,过程隐喻与实体隐喻构成的隐喻网络便是这方面的尝试。此外,在过程隐喻视域下,生克过程不依附于位素,其主体和客体是开放的,生克过程的类型也是开放的,这为中医的临床新发现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也是中医现代化必须具备的逻辑前提。

【参考文献】

- [1] 侯国金. 隐喻集经纬的编织和隐喻的语篇性[J]. 外国语文研究, 2012, 5(2):1-14.
- [2] 王 前. 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7, 16(4):297-303.
- [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5.
- [4] 邓铁涛, 郑 洪.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J]. 中国工程科学, 2008, 10(2):7-12.
- [5] 程芝田. 医法心传[M]. 上海:上海书店, 1988:44-45.
- [6] 张功耀. 告别中医中药[J]. 医学与哲学, 2006, 27(4):14-17.
- [7] 方舟子. 批评中医[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7:1.
- [8] 连冬花. 中医是科学:社会建构论的视角[J]. 学术论坛, 2007, 30(4):32-35.

(2015-09-25收稿; 2015-12-11修回)